【数字出版】

“智慧阅读”能否带来“阅读智慧”？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阅读能力提升的调查与思考

董子铭　林　倩　李晓阳　杨雪靖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正深刻改变着知识信息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亟须重视并深入探究用户个体的阅读行为习惯及其能力素养的培育。文章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人的主体性以及读者能力提升的现实与机理纳入考量范围，重点探讨智慧阅读是否能够真正构建阅读智慧。首先，本研究明确了智慧阅读是以机器智慧服务为核心的阅读新形态，而阅读智慧则是个体在技术演进中不断提升的能力素养。其次，通过实证调查大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参与阅读的现状，揭示了“娱乐创享”“学术助研”“研创慎思”三类用户群体在满意度、依赖性和阅读能力走势上的差异，以及生成式 AI 在促进青年深层次阅读方面的潜在作用。最后，结合调研数据与观察思辨提出，技术赋能提升了阅读的获取与选择能力，也存在着脱离技术手段后能力弱化的风险；理解与思考评判能力在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阅读中存在“用进废退”和“物竞天择”两种可能路径，其结果将取决于读者如何应对这一技术变革；尽管掌握“提示工程”技巧可以提升人机交互共读效率，但真正富有洞见和启发的问题仍需要用人类独有的表达艺术和元认知能力来激发。

【关 键 词】生成式人工智能；全民阅读；阅读智慧；青年阅读能力

【作者简介】董子铭，林倩，李晓阳，杨雪靖，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原文出处】《出版发行研究》（京），2024.4.25～3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全民阅读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SCJJ23ND308）的部分研究成果。

生成式人工智能[①]的技术浪潮，带来了“新质生产力”在全民阅读领域的多元嵌入和蓬勃发展。从教育行业的 AI 学习助手提供精准个性化辅导，到传媒业界数字记者、自动化新闻报道和图文音视频的多样化内容生成，再到科研与职场的文献报告搜寻整理，外文长文辅助阅读和公文润色、代码编写，生成式 AI 以其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在重塑我们的知识信息生产与消费模式。当前，出版业正在积极拥抱新兴技术，迈向从智能到智慧的数字出版新阶段，以推动出版业态进行集内容创新、形式变革、服务迭代于一体的全面升级。

然而，尽管业界和学界对生成式 AI 与智慧出版领域的研究展现出浓厚兴趣与持续关注，并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生动逼真交互的多模态阅读体验，打造基于生成式 AI 的“沉浸式智慧阅读服务模型”，但相关研究仍然多聚焦于供给侧一端，随着 AI 技术日益融入全民阅读生活，我们更需要重视并深入探究用户个体的阅读行为习惯及其能力素养的培育，以契合并回应全民阅读“发展提高国民素质”的旨归。基于此，本文将人的主体性同读者能力提升的现实和内在机理纳入考量范围，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试图回答智慧阅读是否能够构建阅读智慧这一问题，以期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内推动智慧阅读持续健康发展。

一、概念厘清：AI 语境下智慧阅读与阅读智慧的再定义

在日新月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环境中，关于“智慧阅读”“数智阅读”“人工智能阅读”“智能阅读”等概念的讨论陆续出现，都在尝试描述技术与阅读相融合的新形态新趋势。其中，人工智能阅读[②]更关注基于 AI 技术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场景构建；数智阅读[③]更侧重于数字与智能技术在阅读应

用中的结合;智能阅读[④]则超越特定技术的应用,更强调碎片化内容的个性化重组和精准化推荐。目前,学界趋向于采用“智慧阅读”[⑤]这一称谓,它更全面地体现了运用智能技术为读者提供智慧服务以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核心价值,尤其是在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开启了人机共读的“用户对话界面”[⑥]后,根据中国知网数据,自 2022 年初至今,以“智慧阅读”为篇名/摘要/关键词的研究成果数量(85 篇)远超智能阅读(31 篇)、人工智能阅读(2 篇)和数智阅读(1 篇),并且与多年前基于图书馆提供智能化推广服务所提出的“智慧阅读”[⑦]相区别,现在的“智慧阅读”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智慧阅读:一种以机器智慧提供服务的阅读新形态

在近年来的概念梳理[⑧]和研究综述[⑨]类文献中,智慧阅读均作为数字阅读的高级形态,被视为智能技术深度嵌入阅读活动的新产物和新趋势。这个“新”并不意味着智慧阅读刚刚出现,而是指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对阅读的形式和应用持续赋能,使得智慧阅读的内涵和外延仍处于动态演变之中。这种阅读新形态,不再仅仅是文本的电子化呈现,更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信息技术,使机器系统能够与读物和读者进行实时的“查看、倾听、理解、交谈、分析”,实现阅读内容的个性化推荐、阅读过程的智能辅助以及阅读效果的精准评估。然而,阅读不仅是人们看向世界的窗口,也是认识和完善自身的重要途径。区别于上述智慧阅读的涵义,早在十年前就有学者从文化育人角度将“智慧阅读”[⑩]解释为运用心智感悟其中,在获取新知中融会贯通地把握世界、驾驭自我、拓新活用的阅读能力。这是与本文即将着重探讨的“阅读智慧”关联最为紧密的释义。基于此,本文结合“技术”与“心智”的双重视角,将智慧阅读再定义为:在数智技术加持下,通过人机协同构建智慧化行动者网络[⑪],以满足读者需求进而实现个体智慧提升的阅读方式。

(二)阅读智慧:一种在技术环境中演进的个体能力素养

伴随着智慧阅读日渐融入生活,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文化阅读内容呈现出从搜索到对话、从海量到无限生成的巨大变化,学者们也开始在聚焦“新兴媒介技术带来的阅读生态变革和数字鸿沟”[⑫]的基础上,关注阅读行为主体“人”的技术应用对其行为习惯和能力素养的影响。如果说智慧阅读偏向于探讨技术如何赋能阅读,那么阅读智慧则更侧重于探讨人在阅读中的行为方式和能力演进。“智慧”一词在《新华字典》中被解释为“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在《辞海》中被定义为“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由此可见,智慧被定义为一种深层次、综合性的能力,那么将这一概念迁移到“阅读智慧”时,这种能力就不仅体现在对文本的理解分析,更包含读者在阅读中所展现的主动性和创造性。[⑬]回顾既有的国内阅读素养研究,董味甘[⑭]将阅读能力划分为选择、感知、理解、想象、思考、评判、表述能力;武永明[⑮]将其分为认读、理解、评价和创造能力;结合阅读环境的变化,还有学者将跨媒介阅读能力界定为以高效接收为基础的信息获取能力、以批判解读为导向的信息辨识能力和以求异创新为超越的信息生成能力。[⑯]

智慧不止于能力,但能力却是构成智慧的基础。基于学者们的不同划分,本文将阅读能力按照智慧层次的不断进阶分为选择获取、感知理解、想象思考、表达创新四个维度。这样的四维能力涵盖了信息获取—处理—再生产的全过程,以期回归人在智慧阅读中的主体地位。首先,选择获取是阅读能力的基础,即从海量信息资源中筛选出自己需要的内容,以及利用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获取内容的预期贴合度的能力。其次,感知理解是阅读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但不限于独立或运用技术对文本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整合、对作者观点和写作风格的敏锐感知以及对文本意义和价值的深入探究。再次,想象思考是阅读能力的拓展,即通过阅读跨越时空限制,运用批判性思维获得更为开阔深刻的联想和启发。最后,表达创新是阅读能力的更高境界,也是构建阅读智慧的关键环节,即将阅读期待和阅读所获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进而将其应用于实际生活工作中完成知识的有效转化。

二、现状考察:大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参与阅读的实证调查

在剖析了阅读智慧的内涵和阅读能力的多维构成后,我们面临一个核心问题:智慧阅读方式是

否能够实质性地促进读者阅读智慧的积累和提升？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本研究聚焦于大学生这一知识青年群体，将其作为阅读能力的考察对象，因为阅读这扇面向未来的窗，既面向未来的技术，更面向未来的主人，提升全民阅读能力尤其应该重视青年一代的成长发展。相对于职场青年，[17]大学生仍处于受教育的学习阶段，不仅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和尝试意愿较高，同时其行为能力也具备更强的可塑性。因此，通过观察调研大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的阅读行为及能力动态变化，能够较为准确地映射出智慧阅读对当代读者的深层次影响。

为了深入探究大学生群体使用生成式 AI 参与阅读的动机和共性行为，以及行为过程中的阅读能力变化，包括在“选择获取、感知理解、想象思考、表达创新”四个维度的阅读能力中，哪些能力实现了提升？哪些能力出现了下降？哪些能力的培养可能被忽视？哪些能力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18]课题组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针对大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参与阅读的情况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证调研。

在此次调研中，我们综合运用了深度访谈、调查问卷、实验法和参与式观察等多种方法，并对这些方法所得结果进行相互验证，以确保数据的相对全面性和可靠性。出于研究的便利性与可行性考虑，课题组选取了成都市龙泉驿、武侯、郫都、温江、双流、锦江 6 个区的在校部分大学生作为调研对象。研究对象在学历层次上涵盖了高职高专、本科、硕士、博士四个阶段，并且在专业领域上囊括了理、工、文、管、法、经、教、艺等多个学科。现将主要发现及其研究过程简述如下。

（一）“娱乐创作”与“工具辅助”为生成式 AI 阅读主要类型

为了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大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参与阅读的情况，课题组首先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取 25 名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访谈（见表 1），进而提炼大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参与阅读的动机、共同做法和对阅读能力是否有变化的自我认知情况。其次，在访谈记录的基础上，课题组结合既有量表构建调查问卷，通过线上+线下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共收集到 340 份调查问卷，经数据清洗及信效度检验后得到有效问卷 305 份，并对其进行分析。最后，经字段差异性分析后将学历、阅读目的严肃度、阅读渠道严肃程度、阅读渠道数字化程度、对内容产出型 AI 的偏好和对工具辅助型 AI 的偏好 6 个变量作为指标进行 K-means 聚类分析得出研究结论。

表 1 半结构访谈受访者一览表

编号	性别	学历	年级
F1	女	职专	大一
F2	女	职专	大二
F3	女	本科	大二
F4	女	本科	大三
F5	女	本科	大四
F6	女	本科	大四
F7	女	硕士	研一
F8	女	硕士	研二
P9	女	硕士	研二
F10	女	硕士	研三
F11	女	博士	博一
F12	女	博士	博三

编号	性别	学历	年级
M13	男	职专	大一
M14	男	职专	大二
M15	男	本科	大一
M16	男	本科	大一
M17	男	本科	大一
M18	男	本科	大三
M19	男	硕士	研一
M20	男	硕士	研二
M21	男	硕士	研三
M22	男	硕士	研三
M23	男	博士	博二
M24	男	博士	博三
M25	男	博士	博四

调研发现，目前大学生使用率较高的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主要分为以 Cosmos AI、Character AI 为代表的娱乐创作型平台和以 KimiChat、ChatDOC 为代表的工具辅助型平台。前者支持通过提示关键词来直接生成漫画小说、视频脚本和学术论文等内容；后者尽管同样具备直接生成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文本信息的能力，根据访谈对象的反馈，他们更倾向于利用这类工具辅助型平台来辅助进行长文本的阅读和信息萃取工作，而后续创作仍需依赖于用户自身的思考与创造力。通过聚类分析研究发现，基于阅读目的、阅读渠道、学历背景等指标可以将使用生成式 AI 参与阅读的用户分为三类。

第一类用户主要由本科（大一、大二学生居多）及本科以下群体构成。这一群体主要借助生成式 AI 进行文本创作以满足娱乐、情感的需求。例如，通过生成式 AI 来创作感兴趣的内容或续写喜爱的故事。由此，针对这一类用户，课题组将其命名为“娱乐创享型”用户，以此来强调这一群体在文化娱乐和个性化创作方面的诉求。

第二类用户主要由本科（大三、大四学生居

多)、硕士(研一、研二学生居多)群体组成,这一群体更倾向于直接利用生成式 AI 进行学术研究。例如,利用生成式 AI 直接生成论文和研究报告、使用 KimiChat 这一类工具辅助型平台进行文本检索和理解工作。因此,课题组将这一群体命名为“学术助研型”用户,以突出其对利用生成式 AI 辅助科研的较高需求。

第三类用户则以硕士(研三学生居多)、博士生群体为主,该类别用户在娱乐创新与学术科研上的需求几乎持平。一方面,因为这类用户本身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往往对这种机械化、标准化的学术内容[19]持谨慎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因为在追求学术精确性的同时也不忽视工具激发自身创新的潜力。鉴于此,课题组将此类用户称为“研创慎思型”用户,以突出他们在学术研究和创新活动中谨慎的思维方式。

根据图 1 可以看出,按用户占比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学术助研型”用户,占比为 48.41%。这一群体对生成式 AI 输出的内容大多数持全盘接收的态度,正如 F5、F7、M19 表示这主要出于“自身学术能力低,不想进行学术研究但又需要完成作业”的缘故。排在第二位的是“娱乐创享型”用户,占比为 30.04%,这一群体在使用生成式 AI 时往往能投入更多的情感因素。例如,F2 表示“我一直在追的小说结局是 be(意为坏结局),我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就会把想看到的情节和结局输入到里面,生成式 AI 就给我生成文本来弥补我看到 be 结局的悲伤”。与之相似的是,F3 认为在“使用生成式 AI 时就像角色扮演,为了得到满意的结果会把自己想象成导演、作家等角色”。排在第三位的是“研创慎思型”用户,仅占 21.55%。区别于同样使用生成式 AI 进行科研的第二类用户,这一群体更倾向于用理性、批判的方式借助生成式 AI 进行研究和创新。正如 M24 所言:“其实这些平台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大型搜索引擎,但是有时候我会把自己的论文放到里面让生成式 AI 去判断我论文的创新性在哪里,通过看它写的来反思我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改进。”

(二)“满意度”与“依赖性”在三类用户使用中的辩证关系

在将使用生成式 AI 参与阅读的用户进行分类后,课题组采用了 CRITIC 权重法和熵权法的 TOPSIS 模型对大学生用户满意度和依赖度进行探查,以深入了解大学生对生成式 AI 参与阅读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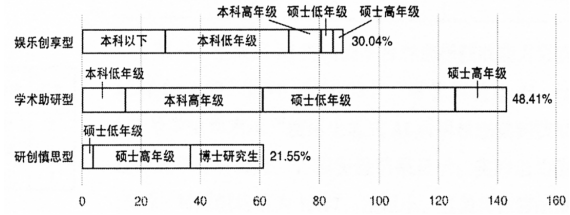

图 1 三类用户构成分析

在满意度方面(见表 2),根据“综合指数得分越大说明被评价对象越优”的评价标准,“研创慎思型”用户综合得分指数最高,说明对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的评价最积极,其次为“学术助研型”用户,最后则是“娱乐创享型”用户。另外,根据前文对三类用户组成结构的分析,学历与满意度呈正向相关关系,即学历越高,对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的评价越积极。

表 2 满意度 TOPSIS 计算结果

用户类型	正理想解距离(D+)	负理想解距离(D-)	综合得分指数	排序
娱乐创享型	0.7939512	0.2675596	0.25218758	3
学术助研型	0.87629727	0.47979306	0.35380612	2
研创慎思型	0.34348108	0.93797681	0.7319607	1

在依赖度方面(见表 3),“学术助研型”用户与“娱乐创享型”用户综合得分指数分别为 0.573 和 0.531,对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的依赖度差别较小。相比之下,“研创慎思型”用户对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的依赖性最低为 0.427,这与他们在满意度方面的排序明显不同。

表 3 依赖度 TOPSIS 计算结果

用户类型	正理想解距离(D+)	负理想解距离(D-)	综合得分指教	排序
娱乐创享型	0.54300748	0.61406948	0.53070755	2
学术助研型	0.59764009	0.80088719	0.57266469	1
研创慎思型	0.80088719	0.59764009	0.42733531	3

综合来看,使用与满足理论可以为我们解读用户满意度提供理论支撑。在本研究中,“研创慎思型”用户对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的评价最为积极,满意度相对较高。这说明他们在使用这些工具时的实际体验和结果与他们的预期更加贴近。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对此类工具的评价很高,但他们的依赖程度却相对较低。这一现象表明,这类用户在面对生成式 AI 技术时展现出了显著的工具理性,即他们更倾向于将这些工具视为辅助手段,而非完全依赖它们。换言之,他们对生成式 AI 在阅读辅助方面的功能抱有更为合理和适度的期望,同时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并不期望生成式 AI 能够解决所有与创新性相关的问题。

(三)两组阅读能力走势的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厘清生成式 AI 对阅读能力的影响,课题组借助参与式观察、实验法,另行选取 50 名学生进行测试,以回答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对其阅读能力的影响。在实验开始前,课题组先让 50 名同学根据以往阅读经验完成阅读量表,对其阅读能力进行初步测量以确认分组无误。实验开始后,实验组的 25 名同学可以借助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进行阅读,对照组 25 名同学则使用非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进行阅读。在限时阅读完成后,立即对 50 名学生再次进行阅读量表检测和访谈提问,以便更深层次了解阅读能力变化。

调研结果显示(见表 4),一方面,“选择获取”与“感知理解”的阅读能力走势难以验证;另一方面,“想象思考”与“表达创新”的阅读能力提升效果显著。

表 4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独立样本 T 检验

测量维度	组别	均值	标准差	t	Sig
选择获取	实验组	15.59	2.91	1.53	.395
	对照组	15.17	2.42		
感知理解	实验组	17.71	5.61	1.72	.088
	对照组	16.25	3.47		
想象思考	实验组	13.42	2.87	4.40	<.001
	对照组	10.38	4.50		
表达创新	实验组	16.68	5.08	6.77	<.001
	对照组	11.20	3.65		

第一,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对选择获取能力影响不显著($t=1.53$, $Sig=0.395>0.05$)。尽管实验组#1、#6、#12 号学生均表示“使用生成式 AI 后明显感觉到获取信息的效率有所提升”,但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均值为 15.59,对照组均值为 15.17,差距小,且最终作答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提取的有效信息几乎没有差异。

第二,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对感知理解能力影响不显著($t=1.72$, $Sig=0.088>0.05$)。在谈及对能力是否提升的自我认知中,实验组#9 号学生认为,“生成式 A1 可以帮我把关键的信息表示出来,而且有一些我不懂的专业名词它也可以进一步解释。降低了理解的难度,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理解能力到底有没有提升”。实验组#11 号学生则认为,“因为生成式 AI 降低了理解难度,所以感觉并没有得到理解训练,反而会导致自身感知理解能力的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成式 AI 作为工具仅仅实现了对个体的赋能,而非真正提升个体感知理解的能力。

第三,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对提升想象思考能力有显著影响($t=4.40$, $Sig<0.001$)。根据访谈得知,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成式 AI 借助其海量的数据库往往能提供超出人类思维范畴的内容,为用户提供丰富的灵感来源。另一方面,生成式 AI 输出的内容“无法脱离人类对于其设计、数据训练等内容的选择与思考”[20],需要用户不断将机器智慧与人类智慧相结合,并在与生成式 AI 的互动中进一步拓展自身的思维边界,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

第四,生成式 AI 类阅读平台对提升表达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t=6.77$, $Sig<0.001$)。实验组#4 号同学表示:“生成式 AI 非常考验我的表达能力,因为它输出答案的质量也取决于我怎么表达,我发现当我表达的信息更全面时,生成式 AI 给我输出的信息也更有效。”实验组#2 号学生则认为,“我个人搜索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生成式 AI 可以帮我搜集庞杂的信息,那么剩下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做一些更具有创造性的工作”。由此看来,生成式 AI 将阅读起点从搜索迁移至提问,并且人机在场式的交谈为读者打造了一个敞开的、流动的交谈空间。此时,区别于以往将表达置于整个阅读过程后端的情况,表达能力则贯穿了阅读全过程。并且通过人机不间断的交谈来推动文化生产,[21]进一步提供了深思的可能性。

三、未来审视:生成式 AI 的深层影响与阅读能力的新生维度

哈罗德·伊尼斯将传媒技术的进步概括为一个建立在传播偏向上的知识垄断历史,认为机械复

制时代,印刷业虽然扩大了接受范围,但发布点却变得越来越狭窄,带来了口语创造性思维的消逝;[22]互联网时代,尽管在早期呈现出了“去中心化”态势,但在内容不断解构和碎片化的同时,接触信息的平台和渠道却在不断地结构化和中心化。那么,在生成式 AI 时代,以“对话”为界面的人机共读是能打破“知识垄断”重回口语交流时代的公共讨论,还是以语言模型和数据算法为中心的技术偏向又进一步导致了知识权力的集中,从而加剧数字智能的鸿沟?

人类究竟如何在这一技术浪潮中寻找进步的方向?从杜威的实用主义传播思想到詹姆斯·凯瑞的仪式观,芝加哥学派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他们看到传播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改造社会的能力,对技术抱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但同时也看到了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异化问题。针对生成式 AI 的价值观和伦理问题,陈昌凤教授提出由数据集缺陷导致的 AIGC 存在系统性偏见、观点霸权、刻板印象、虚假信息等现象,[23]这恰恰成了人类社会的镜鉴,更集中地暴露了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从而反省人类的观念理性与技术造成的社会后果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

技术批判思想让我们在享受技术赋能阅读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也时刻警觉其可能带来的思维局限和认知偏见;而实用主义理论则更加关注学习者的主体性,主张强化人对于技术的责任与控制,在人工物和社会关系之间重塑技术的发展走向。为使“智慧阅读”真正蝶变为“阅读智慧”,我们亟须两者相结合,不仅要着力于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还要关注其在社会文化教育领域的实际应用和影响,更要重视潜在的部分阅读能力退化的可能,以热忱和冷静把舵生成式 AI 时代全民阅读能力的提升,保持和弘扬人类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

(一)“技术赋能”而非“取代人类”:获取与选择能力在分发模式叠进中重构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人类信息分发模式主要经历了“专业编辑(传统出版)—大众化标签(搜索引擎)—社交分享(SNS 媒体)—个性化推荐(数据+算法)—智能生成(AIGC)”的叠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每一次技术风口的诞生都缘于它解决了用户信息接触效率的问题。这不仅印证了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补偿性”观点,更揭示了技术在重塑我们的信息获取与选择能力时所扮演的角色。

信息分发模式的演进,看似不断降低读者门槛,实则对读者阅读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最初传统阅读以书籍报刊等平面媒体为介质,既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阅读能力,也需要付出一定时间、金钱的获取成本;此后在线电子书和数字文献资源的访问加速了信息获取速度,扩大了知识的可接触范围,但为了适应这种快速的信息流,就需要读者发展出新的阅读能力,即区分有用信息和无用噪音的筛选能力;接下来算法推送让读者不费力地被动获取迎合自身兴趣的个性化信息,降低读者筛选信息成本的同时也易使其禁锢于信息茧房,固化其阅读品位和视野;等到短视频阅读,大量视频碎片取代文字内容,对文本价值的评判标准也在用户“转、赞、评”的量化数据中形成信息级联效应,从而我们开始呼吁培养阅读中“慢”思考[24]的能力。

如今生成式 AI 能瞬间生成更加精准且贴合读者需求的搜索结果,并一定程度提高了读者的主动性。看似信息接触效率和质量都显著提升,但在课题组的访谈中,大学生们表达了对这一能力提升的不确定性,并谈到当脱离 AI 辅助时就不见得能获得现在的效率和结果。如果将人与技术看成是一种“它异化”的替代关系,那么其结论无疑是令人担忧的;如果从技术赋能读者这一角度来看则是积极的,无论乐观还是悲观,都必须正视技术手段越易上手越存在着脱离技术手段后能力弱化衰退的风险。然而,从更开阔的视野看待阅读,阅读“既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我们在真实世界中去自主选择、亲身体验和获取经验的能力是“人之为人”的优势之一,也是技术无法完全替代的。

(二)“用进废退”抑或“物竞天择”:理解与思考评判能力在人机共读中重塑

凯文·凯利将人工智能技术称为“赋能技术”,认为“人类 90%的技能会被 AI 取代,剩下的 10%会被放大”。[25]那么,哪些阅读能力才是那 10%的剩余核心技能呢?将“用进废退”和“物竞天择”两种不同的生物进化路径引入到技术和人类能力发展的领域中,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人类阅读能力发展的未来可能,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人类选择哪条路径来

应对这一技术变革。

调查研究显示,青年人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阅读无论是出于娱乐消遣还是学术助研目的,文生图像和提纲挈领的功能都能让理解思考过程变得更加容易。看似赋能了读者,提升了阅读理解与深度把握文本核心内容与主题思想的效率,但“用进废退”的规律警醒我们,如果人类过于依赖人工智能的辅助阅读功能,照单全收其提供的现成想法和解决方案,可能会逐渐失去独立思考和深入理解的能力。这种“废退”的现象需要人类警惕并采取措施以保持、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思维品质。“物竞天择”法则表明,那些能够适应新技术环境并主动提升自身理解和思考能力的人类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种竞争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机器之间。从这一角度来审视,生成式 AI 也可能激发人类进一步提升自己部分或新生的阅读能力,以找到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阅读评判能力得到进一步锻炼。相较于社交媒体阅读的信息级联效应——读者容易被大 V 和 KOL(关键意见领袖)的观点所引导——GPT 这类“新常人”[26]看似更为中立。然而,如何从这些看似客观的 AI 回答中鉴别出真实与虚构的内容,作出敏锐的解读和明智的判别?这对读者的事实核查和观点反思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以新的策略来评估和管理由 AI 工具生成的信息。

其次,技术应用能力成为阅读能力的一种新维度。尽管生成式 AI 工具的使用门槛在逐渐降低,但要想更充分地挖掘和发挥这些工具的潜力为我所用,用户仍需要对相关的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比如,理解不同类型的生成式 AI 模型的特点及其更适用的阅读与学习场景,以及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语言模型等。

更重要的是,发挥人类在阅读中理解“不良结构”的能力优势。不良结构问题通常具有复杂、多元、开放的特点,没有固定的解决模式或步骤。在阅读中,理解不良结构的能力表现为读者能够识别出文本中的隐含信息、矛盾之处和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含义,从多个角度整合各种线索,形成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尽管 AI 理解复杂文本的能力将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提升,但当前这种深度理解和跨领域迁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独有优势。在人机共读中,AI 更擅长处理结构化和明确的问题,人类在阅读时能够运用自身的认知、情感和经验来融会贯通和解读隐喻,这是 AI 所难以模拟的。为此,读者更应进行针对性训练,如阅读争议性话题并参与讨论,提高思维敏锐性和表达力,同时保持开放心态和好奇心。

(三)“提示工程”更需创新思维:表达与元认知能力在与世界交谈中被激发

以往阅读表述作为阅读的最终阶段,是构建“阐释共同体”、思想碰撞、知识增殖与自我提升的重要表征。然而,生成式 AI 时代,这种用户对话界面促使“阅读表达”变成了阅读过程的起点,阅读模式也变成了以提问和不断追问为驱动。

信息论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输出质量直接取决于其输入的质量。控制论则进一步强调了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调控能力的重要性。在人机共读的背景下,读者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信息质量和流向的控制者。

因此,“提出一个好问题”和“交谈能力”便贯穿人机共读始终,成为至关重要的阅读能力。“提示工程”[27]这种技术手段一定程度降低了表达的难度和门槛,助力于人们组织语言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阅读期待和思想观点。通过掌握一些“提示工程”的套路和模板来实现更有效的人机交互,从而获得更理想的输出结果的确有效。然而,生成式 AI 作为一种反映人类思考和语言平均值的拟态世界,人们依赖“提示工程”得到的回答往往会陷入“新常人”的庸碌循环,自身还可能会逐渐丧失独立思考和创新表达的能力。若想引导 AI 生成更高质量的回答,则需要构思出有深度、有广度的问题,这就要借助人类独有的表达艺术和元认知能力。

一方面,表达艺术不仅仅是语言的运用,还包括对问题本质的洞察、对问题背景的敏感以及对问题表述的创新。这种艺术性的表达能够帮助人们将复杂、抽象的问题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引导人工智能生成更有价值的回答。数字技术使得人们被大量视听信息裹挟,导致人们将文字表达视作旧媒介,但 ChatGPT、Sora 等的到来则使得文字华丽转身,成为“一生万物”的新媒介。[28]

另一方面,元认知能力成为生成式 AI 时代人类阅读能力的更高境界和新生维度。元认知是对自身认知水平和认知框架的认知,阅读元认知能力则是读者对自己阅读过程的认识和调控能力,即在人机共读过程中,能够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监控理解过程、评估信息质量、调节互动策略并进行反思总结。具体表现为能够清晰地把握自身阅读需求,知识边界、认知偏见和思维模式,了解文本类型和阅读工具,结合反馈打破思维定式,灵活调整自己的问题表述,以逐步逼近问题的真相,实现自身的阅读目标。

四、结语

生成式 AI 的技术革新不仅提高了阅读基础环节的效率,为读者赋能,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发展更高阶的创造性阅读能力释放出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在这一进程中,人类与 AI 的分工协作成为人机共读的最佳方式,将 AI 节省下的精力交由人类,用于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创造性思维工作。正因如此,人类阅读智慧的提升是一个多元互动的过程,它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人的能动性与技术的意向性在行动者网络中的共同演绎。

(杨立阳、李青芋、徐兆妮作为课题组成员,对文章亦有贡献。)

注释:

①生成式人工智能即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生成式 AI"。

②高彧军. 人工智能阅读与图书馆阅读推广[J]. 图书与情报,2018(2):125-128.

③王砚. 传统出版如何融入数智化阅读时代[J]. 中国传媒科技,2021(12):50-52.

④方卿,王欣月,王嘉昀. 智能阅读:新时代阅读的新趋势[J]. 科技与出版,2021(5):12-18.

⑤聂震宁. 从智慧阅读看智慧出版转型[J]. 现代出版,2021(6):5-9.

⑥AI 技术早在几十年前已经诞生,直到对话式"用户界面"的出现,才成为 AI 引爆世界的标志。

⑦严贝妮,方皓,魏梅,等. "互联网+"环境下的社区智慧阅读平台构建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6(19):19-25.

⑧茆意宏,朱玲玲,韩燕. 智慧阅读服务概念界定及国内相关研究评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131-138.

⑨孙瑞英,陈宜泓. 基于 LDA 主题模型的国内智慧阅读研究热点及发展导向研判[J]. 图书馆建设,2023(3):82-93,103.

⑩杨章玲. 学校图书馆的文化育人与智慧阅读[J]. 图书情报工作,2014,58(S2):160-162.

⑪行动者网络,是指由人与非人的存在和力量作为无中心节点,共同构成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世界。

⑫董子铭,杨凯. "社会人"的阅读习惯养成——基于助推理论的全民阅读推广路径优化[J]. 出版发行研究,2023(6):57-64.

⑬本文认为除了阅读能力,阅读的品格、情志、习惯作为阅读素养的重要组成,也是阅读智慧的应有之义。但在技术赋能阅读的语境下,本文暂以阅读能力作为阅读智慧的主要分析要素和实证调研对象。

⑭董味甘. 阅读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05-271.

⑮武永明. 阅读能力结构初探[J]. 语文教学通讯,1990(9):10-12.

⑯任睿,莫世亮. 数字时代下跨媒介阅读素养:特征、架构与培育路径[J]. 比较教育学报,2022(5):108-121.

⑰根据 Salesforce 和 HCR 慧辰的调查,约 65% 的生成式 AI 用户是 Z 世代或千禧一代,其中主要构成为职员和学生。

⑱本文实证调研部分虽设定了具体研究假设,但因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且问题复杂交叉,单一的数据结果并不足以全面验证这些假设,故未逐条列出。

⑲李芒.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的学术出版审思——兼评 ChatGPT"出圈"现象[J]. 传媒,2023(24):44-47.

⑳丁懿楠,吕冬娟,王先第. ChatGPT 生成内容的权利保护研究[J]. 传媒,2023(24):94-96.

㉑董子铭. 图书伴随文本在全民阅读推进中的作用机理[J]. 编辑之友,2022(5):23-30.

㉒Innis H.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0: 87.

㉓陈昌凤,张梦. 由数据决定? AIGC 的价值观和伦理问题[J]. 新闻与写作,2023(4):15-23.

㉔参见:丹尼尔·卡尼曼. 思考,快与慢.[M]. 胡晓姣,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7.

㉕王启隆. 对话凯文·凯利:AI 会取代人的 90% 技能,并放大剩余的 10%[EB/OL]. (2023-05-08). https://gov.sohu.com/a/673808164_104036.

㉖刘海龙,连晓东. 新常人统治的来临:ChatGPT 与传播研究[J]. 新闻记者,2023(6):11-20.

㉗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是一种针对预训练语言模型(如 ChatGPT),通过设计、实验和优化输入提示来引导模型生成高质量、准确和有针对性的输出的技术。

㉘邓建国. 输入《繁花》,Sora 能演出爷叔看向阿宝的表情吗[EB/OL]. (2024-02-2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414049.